

蔡尚思

蔡尚思著作集

中国历史新研究法

历史与思想的互相关系极为密切。顾颉刚诸先生由“哲学”而“史学”，才能富有怀疑的精神。本书与《中国思想研究法》为姊妹作，详略互见，有无相通，关系至为密切。对于像梁任公师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及《补编》，颇寓“纠正”、“补偏”与“避复”之意。

上海古籍出版社

蔡尚思

蔡尚思著作集

中国历史新研究法

历史与思想的互相关系极为密切。顾颉刚诸先生由“哲学”而“史学”，才能富有怀疑的精神。本书与《中国思想研究法》为姊妹作，详略互见，有无相通，关系至为密切。对于像梁任公师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及《补编》，颇寓“纠正”、“补偏”与“避复”之意。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历史新研究法/蔡尚思著.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3.5

(蔡尚思著作集)

ISBN 978-7-5325-6800-0

I. ①中… II. ①蔡… III. ①中国历史—研究方法 IV. ①K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 072753 号

蔡尚思著作集

中国历史新研究法

蔡尚思 著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272号 邮政编码200020)

(1)网址: www.guji.com.cn

(2)E-mail: guji1@guji.com.cn

(3)易文网网址: www.ewen.cc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经销

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4 插页 2 字数 97,000

2013年5月第1版 2013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100

ISBN 978-7-5325-6800-0

K·1708 定价: 16.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公司联系

自序

历史与思想的互相关系极为密切。例如马克思派的研究学问,融合“哲学”、“社会学”、“历史学”、“政治经济学”于一炉,故能成为正确的观点;顾颉刚诸先生由“哲学”而“史学”,才能富有怀疑的精神。自我北上到考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的期间,不论读书选课与从师交友,对于这两方面,都已把它兼顾起来;近十余年,在武汉、上海各大学讲学,更担任“中国通史”、“中国史学史”、“中国思想史”、“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哲学史”一类学程,于是遂将所搜获的材料与本人的见解,著成《中国思想研究法》一书,而以《中国历史研究法》附入书中,(因为我认:凡须用一种眼光与态度去研究的,都跳不出思想方法的范围,至少也与思想方法有关系。)遍请各师友校阅。直至前年十月,因《中国思想研究法》一稿篇幅过多,才把与历史有重大关系的特别问题,另外抽出一部分(《中国思想研究法》仍有许多与历史互相关系的问题,尤以第二、第四、第五、第六、第七等章为最重要)扩大其范围,删削其文字(原稿千万余言),加以修改,成为本书。所以本书的大半,早经蔡子民(元培)师,及陈黼玄(钟凡)、柳翼谋(诒徵)、顾颉刚、舒新城、嵇文甫、张栗原、蒋竹庄(维乔)、吕诚之(思勉)诸先生校阅过。史家除柳、顾、吕诸先生外,如梁任公(启超)、王静安(国维)、陈援庵(垣)、朱逴先(希祖)诸师,刘楚贤(挾蓂)、郑萼孙(鹤

声)诸先生,我也时常与之商榷,获益颇多。而本书正式脱稿后,承吕诚之先生再为仔细校阅,有所指正,尤觉难得。惟本书与《中国思想研究法》有一异点:就是本书在乎力求简要(但如遇重要问题,亦详细论述),后者在乎力求详博。本书以史学为主;后者以哲学、社会科学兼史学,在使三者打成一片。《中国思想研究法》一书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希望读者互相参考。又本书的第三章《科学的新史观》,系从拙编《新社会科学基本方法》一稿的结论摘出。

我打算把《中国通史》分为四编,即(一)《中国历史研究法》,亦名《中国通史绪论》;(二)《中国经济史纲要》,包括生产、消费、分配、交换及财政等;(三)《中国政治史纲要》,包括政法、军事、民族、疆域及各种制度;(四)《中国学术史纲要》,包括经学、文字学、历史、思想、文学、艺术、科学、医学、宗教、风俗等。这本《中国历史新研究法》,就作为《中国通史》分编之一。如再按照引据的原文与举出的参考书,详细论述,则本书同时亦可作“史学方法”或“史学通论”一类课本之用。

本书对于像梁任公师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及《补编》一类著作,颇寓“纠正”、“补偏”与“避复”之意,有如章学诚所说:“详人之所略,异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轻,而忽人之所谨。”(《文史通义·答客问上》)就清代以来的中国史学界而言,大概可以归纳为“正统”、“怀疑”、“扬弃”三大派,此三大派循着辩证法的“正”、“反”、“合”的程序而演进,各有各的一种社会色彩(如封建、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等)。以方法的精确而论,固多后优于前;以材料的丰富(博学)而论,则多后不如前。我有见及此,所以主张博学应像正统派,明辨应像怀疑派,融贯应像扬弃派。即以扬弃派的精确方法,而兼正统派的学问,与怀疑派的精神。如只知“融贯”而不“博学”、“明辨”,那就不免“空谈”、“盲从”,必为“正统”、“怀疑”两

派所笑。本书之名,所以加上一个“新”字,就是表示上述各点的意思。

我在南京国学图书馆和北平、武汉等处,仅文集已涉猎过三千多种。遇见各种重要材料,随时将“篇名”、“要点”登记于该馆出版的《图书总目》。除了经济、政治、教育、伦理四种思想史料(不以文集为限),已先把“人名”发表于《中国思想研究法》一书外;现在又把“史学批评史料”(以文集为限)的“人名”、“书名”继续提出。作为本书“附录”之一。将来如有机会,我还想编一“文集中的中国各种专门史料详目”,内容约分为下列各种:(一)中国经济思想史料,(二)中国政治思想史料,(三)中国教育思想史料,(四)中国伦理思想史料,(五)中国纯正哲学史料,(六)中国史学批评史料(亦可名为中国史学史),(七)中国考据学史料,(八)中国文学批评史料(此部分似最丰富),(九)中国经学史料,(十)中国近代史料。……把(1)时代、(2)人名、(3)书名、(4)篇名、(5)要点、(6)备考,分格列表,一一填写,以便专门学者参考或整理。可是,经此空前浩劫以后,一部分书籍恐怕在国内图书馆里已无从看到,至少也要比从前难于到手了!

我还要使读者知道的,就是我生平很受中外伟大人物的影响,如少时因读《历代名人言行录》一类之书,才知立志读书;后来因读西洋近代一般新哲学家、新史学家、新社会科学家的传记,才能认识世间的一切与人生的究竟。这是历史益我的地方。我们得遇到这个“大时代”,如不能努力实践,根据过去的历史,来创造今后的历史;也当注重“现社会”与“历史观”的研究。因为第一,社会历史的有过去、现在、未来,也像人的有父母、本身、子孙一样。如古人不能努力的去创造历史,今人便没有伟大的历史可以做根据;如今人不能更努力的来创造历史,后人便没有更伟大的历史可以做根据。不但不能进化,而且不能延续。所以,人们以能努力去实

践为最上。第二,现在的“历史”叫做“社会”,过去的“社会”叫做“历史”,那个时代的人,就应该注重那个时代的社会。我们应该注重近代、现代的社会,也和古人的注重古代社会、后人的注重后代社会一样。如忽略近代、现代,而专回忆古代与预想未来,那就未免忘记自己是个“今人”了!第三,“欲得一正确的人生观,必先得一正确的历史观”。“一切史的知识,都依他为事实;一切史学的研究,都以他为对象;一切史的记录,都为他所占领”。“他是亘过去、现在、未来,永世生存的人类全生命”。“此之所谓历史观,亦可云为一种的社会观”(李守常遗著《史学思想史史观》)。

我的想把这书付梓,约有下列三个原因:第一,因本书与《中国思想研究法》为姊妹作,详略互见,有无相通,关系至为密切。第二,是内地几位朋好要看这本稿子,我因邮局在此非常时期,不接受印刷品,特把《中国思想研究法》与本稿的目录、序文印成小册子,名为“中国思想历史研究法提要”,当作信件,邮赠师友,结果他们多希望我能更进一步,早日发表全书,使学术界增加新问题新材料。第三,因教育部通令各大学以“中国通史”为文、理、法等学院的共同必修学程;而我近五六年来在沪江大学,也是担任教育部补助的“文史特种教席”。选修“中国通史”一课的学生,本来已经是最多的了;现再正式改为共同必修学程,研读中国历史者更大增加起来。我既然不论指导一般人的研究历史,与用作《中国通史》的《绪论》,都需要本书;而许多学生,也以为“与其印作讲义,限于一校;不如正式出版来得普及”。因此,便决定把它发表,至希海内外学者指教!

一九四〇年五月

目 录

自序	1
第一章 历史的关系一切	1
一 历史的非常重要	1
二 治史的必需博学	4
三 历史的辅助学问	6
附录 历史与思想的密切关系	7
第二章 史实的成分与中国历史的特色	8
一 史实的成分——时空人物	8
二 中国历史的特色——六点	8
第三章 中国史书的分类	10
一 性质的分类法	10
二 时间的分类法	11
三 空间的分类法	11
四 阶层的分类法	12
五 史体的分类法	12
六 史文的分类法	12
七 史家的分类法	13
八 史观的分类法	13

第四章 科学的新史观	15
一 人类与其他动物的异点	15
二 社会与自然界的异点	16
三 基础与上层建筑	16
四 原因与结果	17
五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	19
六 人类社会的五个阶段	20
第五章 新史观的应用与中国史的分期	23
一 采用新史观与我见——采用新史观应注意的四点	23
二 新旧各派分期与我见——划分中国史期须知的五点	27
第六章 归纳、比较两种鉴别方法	36
一 归纳法的考据学	36
二 多方面的比较法	37
三 归纳、比较诸法与科学化的材料	40
第七章 书本内外两种搜集方法	43
一 研究与时间	43
二 研究与人数	44
三 研究与图书馆	46
四 研究与札记	48
五 研究与书籍种类	49
附录 文集集中的中国史学批评史料简目	50
六 研究与“器物”、“调查”——书本以外的材料	52
第八章 选择、分配与社会眼光	58
一 选择材料的各种宗旨	58
二 中国两大模范史家的社会眼光——司马迁与李贽	61
三 新中国通史应侧重的方面	62
第九章 批评、叙述与客观态度	63

一 研究历史应有的态度	63
二 过去一切的重新估价——理由与原则	64
三 史统观念的急需打破——春秋笔法的真面目	71
第十章 作史的条件	77
第十一章 读史的要诀	82
一 古今的互察	82
二 中外的互察	84
三 名实的互察	86
四 成败的互察	88
五 人己的互察	90
附录 文哲学化的中国史书之审读法	92
第十二章 历史的创造	94
一 历史与三种人的关系	94
二 创造历史的重要	95
三 创造历史的等差	96
四 创造历史的根据	98
五 创造历史的标准——趋势与归宿	98
附录一 顾颉刚先生来书	101
附录二 中国历史用书选要	102
附录三 对于中国通史与历史学系科目表草案之意见 (上教育部书)	114

第一章 历史的关系一切

一 历史的非常重要

历史的重要,约可分为下列各点来说:第一,就学科性质而言:历史是普通科,常识科,共同必修科;其他各课程是专门科,特别科,部分必修科。历史为一切学问之总源或综合;其他各种学问,为历史之支流或分析。例如不论研究社会科学、哲学、文艺、自然科学……哪一种专门学问,试问哪一个不要先知道历史,而以历史为背景或根据的呢?只要把《史记》一书来约略分析一下,便可以证明吾说的不妄了!如《孔子世家》、《老子韩非列传》、《孟子荀卿列传》、《儒林列传》等,就是属于哲学、经学的;如《司马相如列传》,就是属于文学、文字学的;如《太史公自序》,就是属于史学的;如《司马穰苴列传》、《孙武吴起列传》等,就是属于军事学的;如《扁鹊仓公列传》,就是属于医学的;如《货殖列传》、《平准书》等,就是属于经济学、财政学的;如《管晏列传》、《商君鞅列传》、《酷吏列传》等,就是属于政治学、法律学的(《汉书》有《刑法志》);如《天官书》、《历书》等,就是属于天文学的(《汉书》有《天文志》);如《河渠书》等,就是属于地理的(《汉书》有《地理志》、《沟洫志》等);如《乐书》,就是属于艺术的;如《游侠列传》、《刺客

列传》、《礼书》等,就是属于社会或风俗的;如《日者列传》、《龟策列传》、《封禅书》等,就是属于迷信或宗教的(《魏书》有《释老志》,《元史》、《新元史》有《释老传》);如《匈奴列传》、《大宛列传》、《东越列传》、《朝鲜列传》、《西南夷列传》、《南越尉佗列传》等,就是属于民族史及社会学之原料的。……以上多从“历史的事实”来说。而海士(J. H. Hayes)更进而论到“历史的方法”道:“历史是研究社会科学的入门。……历史不是一种特别的学科,乃是研究各门学科的方法。我不相信哪一种学科(算学或者除外)会不需要历史方法的帮助。……”(详见《师大月刊》第二十六期王岳译文)第二,就国家民族而言:龚自珍说:“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绝人之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定庵文集·古史钩沉论二》)是论禁止读史以亡人之国的。昔人多以靖康之祸归咎于崇宁的禁止读史,是论禁止读史以自亡其国的。故在世界未大同(国家未消灭,种族未混一)以前,凡中国人不可不先读中国历史;中国历史乃吾国民自家之历史,可以因过去之经验,而求未来之生存者(其他国家民族,应先读各该国之通史亦然)。第三,就世界文化而言:例如中国为一资格极老之大国家,其文化与世界极有关系,就是为文化而研究文化,他国人他民族亦有一读中国历史之必要。而中国人对他国的历史亦然:例如西洋为近代文明之主盟者,所以西洋史也是中国人所应读的。第四,就个人事业而言:古今中外伟大人物,对于过去圣哲豪杰的功德学识,各有信仰,各有根据。故其成就,异于凡人。黄宗羲说:“拘执经术,不适于用;欲免迂儒,必兼读史。”章学诚说:“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也。”龙启瑞更说:“求其有裨实用,则史籍较经为多。荀卿子曰:欲观后王之迹,则于其灿然者已,今之史册是也。……然则今日之学,亦先学其有用者而已。”(《致冯展云侍读书》)朱一新也说:

“汉时史学未兴……故致用在乎穷经；犹今人之言经济（经世济民）当读史也。”（《无邪堂答问》卷二《评读汉书艺文志》）“古人致治之法存诸经，后人致治之法存诸史。……治术，学术，……国事，人心，……若当多事之秋，则治经不如治史之尤要。”（《佩弦斋杂存》弟怀新跋）第五，就人物文野而言：社会的所以高于自然，人类的所以高于他物，文明人的所以高于野蛮人，皆由于有历史的记载与评论。刘知幾说：“上起帝王，下穷匹庶，近则朝廷之士，远则山林之客，其于功也，名也，莫不汲汲焉；孜孜焉。……何者而称不朽乎？盖书名竹帛而已。向使世无竹帛，时阙史官，……则善恶不分，妍媸永灭者矣。苟史官不绝，竹帛长存，则其人已亡，杳成空寂，而其事如在，皎同星汉，用使后之学者，坐披囊篋，而神交万古；不分户庭，而穷览千载；见贤而思齐，见不肖而内自省。若乃《春秋》成而逆子惧，南史至而贼臣书，其记事载言也则如彼；其劝善惩恶也又如此。由斯而言，则史之为用，其利甚溥，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有国有家者，其可缺之哉？”（《史通·史官建置》）蔡子民师更明白地说：“同是动物，为什么止有人类能不断的进步，能创造文化？因为人类有历史，而别的动物没有。因为他们没有历史，不能把过去的经验传说下去，作为一层层积累上去的基础，所以不容易进步，例如蜂蚁的社会组织，不能不说是达到高等的程度；然而到了这个程度，不见得永远向上变化，这岂不是没有历史的缘故？……”（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第一集刊《发刊辞》）第六，就时空通隔而言：人的一生，所占时间与空间都很有限，如没有历史做媒介，人们便只能知现在而不能知过去，只能知此地而不能知他处，一切都隔断起来了。反之，有了历史，情形就大不同：以现在的一个人，可以知道过去的一切；以此地的一个人，可以知道他处的一切。古今中外就于无形中互相接近起来了。如波林罗克（Bolingbroke）说：“历史可以使我们和生在我们以

前的人同住,而且住在我们没有见过的地方,地方加广了,时间增长了。……”鲁滨逊也说:“我们所谓古人,实在是我们同时代的人。他们在欧西耳(Usher)眼中看起来(谓人类同动物的造成,是在纪元前四千多年),无论怎样远,他们现在总是同我们同时了。”(《新史学》)要之:我们可以利用历史来提前生世,周游天下,而认定历史是联络时间空间或使古今中外结合的唯一媒介。

除上述六点之外,还要知道在一切历史中,尤以通史为最重要。如章学诚说:“其便有六:一曰免重复,二曰均类例,三曰便铨配,四曰平是非,五曰去抵牾,六曰详邻事。其长有二:一曰具剪裁,二曰立家法。”(《文史通义·释通》;并请参看郑樵《通志·总序》,陈鼎忠、曾运乾著《通史叙例·综二家》)

我因有见于上述数点,所以主张在现今之大学中,应该另行设立一个史学院,以中国通史、中国文化史、中国经济史(或中国社会史),西洋通史、西洋文化史、西洋经济史(或西洋社会史),世界史、世界文化史、世界经济史等课程,为其他各学院各学系一年级生所共同必修;如不另设史学院,则指定现有史学系中之重要课程为一切一年级生的必修系亦可,必需过此一年级后,才许专修其他学院学系之课程。但如专门的史学如考古学、史学史等,则不在内,而应与他种课程同列在一年级以后,这是因为过于专门,不是普通人所必须知道的。而中小学校的历史,尤其是中国史,亦当和国文并重。

二 治史的必需博学

研究历史,必需博学;而不可如治他学者的主张“在精不在多”。中国最有名的史家,如司马迁,除博观过去的经史辞赋、诸子百家之书以外,又遍游郡国,广交师友,多所见闻(详见郑鹤声

《史汉研究》及龚自珍《定庵文集·太史公书副在京师说》)。黄宗羲,既搜鬻传钞大江以南诸家之书,数达六七万卷以上;并破例始登天一阁,对于《二十一史》、《明十三朝实录》、经传、文集、九流百家、宋元明各派理学,以及天算、地理……“莫不旁推交通,连珠合璧,自来儒林,所未有也”(详见全祖望《鲒埼亭集·二老阁藏书记》、《天一阁碑日记》、《黎洲先生神道碑文》、《答诸生问南雷学术帖子》等篇,及黄著《今水经》)。顾炎武生平阅书数万卷,自言为《肇域志》已阅志书千余部(可看钱穆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四章)。钱大昕博通群籍,于经、史、诗、文、音韵、训诂、典章制度、氏族、地理、金石、……以及辽金国语、中西历算等,无不洞晰疑似。吾人只要略观其《廿二史考异》、《十驾斋养新录》诸书,便知其在清代学者中,确是极为博学的了。西洋最有名的史家,如卡尔·马克思,一生的生活,虽极不安定;但他除了自己征集了一千多本书以外,在许多年中,还常往不列颠图书馆去翻查书籍。他为了要在《资本论》中对于英国保护工人立法做二十页左右的稿子,就把全图书馆含有英格兰与苏格兰调查委员会和工厂监察委员报告的蓝皮书,从头至尾读一遍。甚至在多病的晚年,又感觉不列颠的书籍不足应用,竟欲托人向美国购买三十余年的书目,来替《资本论》搜集材料。他对于经济学、历史哲学、……及各国文学,无不精通(详见李季著《马克思传》下册)。至于古今大学者的多力主博学,业已另详拙著《中国思想研究法》第三章二、三两节。可惜一般旧文学家,至今犹未见及此,如姚永朴著《史学研究法》,其结论竟误“史学为文学”道:“昔黄鲁直(庭坚)谓:读古人书,必弃书册而游息时,书味犹在胸中,久之乃见古人用心处,如此则尽心一两书,其余如破竹数节,皆迎刃而解也(《山谷尺牍》)。归熙甫(有光)亦谓:古人所谓学问成者,止是几部要紧书读得了就是(《史记总评》)。读史者苟知此意,而依诸法默识精求之,则于所

谓研究者,庶不致有名无实矣。”不知用此法(求精而不求博)去研究历史,反会弄到“有名无实”。

三 历史的辅助学问

古今中外一切学问,如社会科学、哲学、文艺、语言文字学、自然科学等,几乎无一不与历史有关;而其中尤以经济学、政治学、考据学、地理学、哲学等为最基本。经济学是历史的第一基础,最为重要(详见张栗原编译《社会科学理论之体系》第二章第三节)。政治学既是“经济之集中的表现”(伊里奇《再论职工会》),而其范围又最为广泛,包括国家政府组织官吏军警等,实占历史的大部分。考据学约有两部分:一为书本的,如清代汉学家的“归纳法的考据学”;一为器物的,如西洋近代科学家的考古学。如不知考据学,即无从辨别过去历史的真假。地理学,就其侧重空间方面而言,既是史实四大成分之一(另详第二章);就其有关人生方面而言,又是“纪载及研究一方人类进化现象”。(此指方志,详见李泰棻著《方志学》第一章第一节,李氏又在第五章第二节云:“历史之于地理,犹肉体之于精神。”)哲学是历史的根据,如把哲学方面的“辩证法唯物论”应用到历史方面去,便成为“唯物史观”(详见拙著《中国思想研究法》第三章附录《哲学社会科学的相互关系与同一目标》;而吕诚之在《白话本国史》三也说:“无论什么事情,总有个哲学上的根据。”)欲知其余各种学问与历史的关系,可看李思纯译《史学原论》上篇第二章,李树峻译美国傅龄著《历史研究法》,李泰棻著《方志学》第五章,周容编《史学通论》第一章四,吴贯因著《史之梯》,杨鸿烈著《史学通论》第七章,及拙著《中国思想研究法》第三章一,兹不赘。

附录 历史与思想的密切关系

历史与思想(指哲学与社会科学的思想)的密切关系,就学科的界限而言:二者是互相关联而不可截然分开的。如分开起来,则历史必成为死气的腐化的历史,思想必成为悬空的做梦的思想。就学者的成就而言:不知历史,不能成为真正的思想家;不知思想,不能成为真正的历史家。如宋明诸心学家,多忽视历史;清代诸朴学家,多忽视思想;即其显例。反之,真正的历史家,必兼思想;真正的思想家,必兼历史。如司马迁(史),刘知幾、章学诚(史学),戴震及黄宗羲等是历史家,同时也是思想家;李贽、马克思等是思想家,同时也是历史家;而其中的马克思,因精研过去的历史而发生现在的思想,复欲以现在的思想去造成未来的历史,既成伟大的历史家,又成伟大的思想家,尤为明证。尚思有鉴及此,所以主张:以思想促成历史的进展,以历史证明思想的正确。以思想为历史的领导,以历史为思想的背景。在研究思想者,应该以思想为主修,以历史为副修;而在研究历史者,也应该以历史为主修,以思想为副修(请再参看意人克洛西(Benedetto Croce)的 *On History*,及李守常著《史学要论》,董之学译班兹著《新史学与社会科学》,黎东方译施亨利著《历史科学与哲学》,沈志远译米定著《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以后简称沈译米著《唯物论》——上册第一章)。

吾人对于史事,先问真伪,后问优劣,先用叙述,后用批评。真伪与叙述,多属历史;优劣与批评,多赖思想。吾人治史,对此二者均不可少,此亦为历史与思想密切关系之一。